

午后盛宴

□阿简

家里有袋上好的黄小米,因为没保存好,生了虫。我看它们黄灿灿、圆滚滚的,美得挺无辜,有好几回想扔,都没下得了手。放进烘焙用的网筛里拨一拨晃一晃,稍有脱糠结团的小米便又粒粒分明,像蒙尘的小娃娃洗净了脸,珠圆玉润、活泼可亲。

可是临到要淘洗煮粥时,还是犹豫了:真的要吃虫子吃剩的米吗?要不……还是算了吧。正提着米袋打算倒掉,偏巧听到阳台窗外叽叽喳喳几声鸟叫。我心里一动:这可真是众生有缘啊!这袋被我错过的小米,没过期、未霉变,甚至还没丢掉与生俱来的谷物香气……简直就是为窗外的麻雀而生的。

然而我知道麻雀这种小东西是很警觉的,它不可能像广场上的鸽子那样坦然地接受投喂,要想看见它们接受礼物的样子,只有躲在远处偷窥。所以我尽着整个窗台,把小米铺成了一条长长的黄金带,这样不仅给麻雀的流水席直接升级成了VIP,也给了它们更大的舞台,可以绕开花盆的遮挡,观赏小鸟分而啄食的“盛况”。

盼望着,盼望着,终于响起了鸟叫声,急促里带着亢奋,在寂寥的午后,格外清脆响亮。我忍不住溜到阳台去看,虽然蹑手蹑脚悄无声息,可还是被它们迅速发现了,“呼啦”一下作鸟兽散。我悻悻地回到屋里,想想小东西们为了一口吃的慌慌张张吓成这个样子,也是可怜。下次它们再来,我力求不围观不拍照更不发朋友圈,让它们能安心吃顿饱饭。

过了大约一两个钟头,鸟叫声又一次唱响,明显比上一次气势恢宏,且声部丰富。我搬了个小马扎,悄悄坐在客厅的地板上,隔着阳台的玻璃门,远远地看过去——怎么也有十几二十只吧,高高低低地俯仰盘旋着,一边吃一边呼朋引伴;不断有收到信号的亲友陆续赶来,鸟儿越聚越多越叫越响,一片欢腾。

我没有惊动它们,就这样隔着阳台远远看着,原本沉郁阴霾的下午,生出许多兴头和生趣来。那袋差点被当垃圾扔掉的小米,给了小麻雀和我热闹满足、喜悦丰盈的好时光。我也不再有靠近的执念,愿意彼此隔着这样一个妥帖的距离,各自安好。



长姐如母

□倪明

我,性别男。我妈生我姐比较早,等我姐长大了,我爸妈又生了我,那时我姐离20岁差3个月。从小我洗澡擦屁股之类的事都是我姐管的,直到我姐27岁嫁出去。

我小的时候一直是我姐带。我还很奇怪: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是管带自己的女人叫妈妈,可是我就得叫她姐姐,却管一个老太太叫妈?这个问题我分别问过我妈和我姐,她们不约而同地用大巴掌含蓄地回告了我。

古时说的长姐如母,可能就是这个意思了吧!



不再养麻雀

□哇呱呱

小时候去外婆家聚会,表哥发现一只从窝里跌出来掉到池塘中的麻雀,捞出来擦干放到太阳下暖了好好久才缓过来。我和姐姐异常喜欢,他就送给我俩了。

小家伙一看就很可爱,精亮的小黑眼睛透着稚嫩的倔强,紧闭的嘴角两侧描着黄边,也是从那时起我才知道这些原来都是雏鸟的特征。

中午草草吃完饭我们便拿一小把熟米饭喂食,奈何这小家伙怎么也不张嘴。这与我印象中的小雏鸟不一样啊,它们不都应该是张大嘴巴一副嗷嗷待哺的样子吗?正当我俩担心它会不会绝食而死的时候,意外发现它会对嚼碎的食物感兴趣,而且必须要嚼碎后放到舌尖上嘴对嘴喂它才会吃。当它望着舌尖上的小碎块并开始轻啄起来后,我俩当时的心情只能用欣喜若狂来形容。

当天我们带它回了家,竟然也就这样地慢慢长大。平日都是让它在屋里自由撒欢,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发与我们熟起来,推门进屋的瞬间它常会飞扑过来站到肩头,当时的我形容不出来,现在回忆起来那种感觉真好,整个世界都不重要了。

小家伙很聪明。有一次我们跟它玩,用手轻轻攥住它,手掌圈成O形将其拢住,然后移到它最喜爱的饼干渣前,让它看到吃不到。这下它急得不行,但怎么向前冲也无法突破手掌的禁锢。正当我们姐俩幸灾乐祸时,这小家伙一个后缩直接退出禁锢,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绕过手掌,瞬间来到饼干的面前开启狂啄模式。我和姐姐震惊对视。

它还无师自通地洗澡。一般在它饱餐一顿之后我们会往桌上倒一摊水,它狂饮后还会剩下不少,我们再擦掉。某次它竟然低下胸脯浸入水里,然后直起身子再抖动抖动,这样周而复始几次,再用嘴巴捋一捋翅膀的羽毛。自那以后我们每次都会尽可能多倒些水,等它洗完再清理桌子。

跟它相处久了,便也能抓到规律,刚刚吃饱后的它精神头异常充足,但我和姐姐不会在这个时间点跟它玩很久,毕竟我们发现这货会在半小时至一小时内拉屎。于是它飞到了老爸支起来的膝盖上,古灵怪地“哇呱呱呀哇呱呱”,我们一家四口都会被它成功吸引过来,也都会开心地笑,不过接下来老爸就不会笑了,因为它会以最快的速度瞬间投下一坨便便,准确地定位在老爸膝盖的正中央,而且热乎乎的。所以这时候就变成了一家三口开心地笑,而老爸轻骂一声。

某日,阳光明媚万里晴,鸟语花香心开朗。以往我们都不放它出屋,毕竟怕它翅膀硬了飞走再也不回来,结果那天我一个开心就把它带到院子来玩,那可能是它第一次见到屋外的世界,也是它第一次与大自然如此亲密接触吧。我家院中有一棵大柿子树,会有小鸟在上面叽叽喳。它专注地顺着方向看去,嘴里也一直不停地喳喳叽,我真的能从它的眼神中感觉到好奇、惊讶和兴奋。它一直在不停地叫,小脑袋直

直仰着。一个不留神它竟然从我手中滑出飞到了晾衣绳上!这下可吓坏了我,当时的我身高太矮碰不到绳子,只能眼睁睁看着它站在上面仰着头继续与树上的麻雀们交流。我感觉整个心脏都被牵了上去并且完全不属于我了,赶忙着急大喊。姐姐闻声出来一把将它拿下。我赶紧接过飞奔回屋,心里默念的都是:是我的,它是我的……

麻雀的寿命有多久?不知道。但它的死纯属人为,而那个人,就是我。

像往常放学回家一样,我听到它在撞击住的那只纸箱,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作业,那天中午的作业好多啊!多到有可能写不完,下午去上学可是要交作业的!时间一分一秒流失,说实话到现在我都回忆不起来那个撞击声到底是什么时候消失的,我也记不清为什么我和姐姐都是在饭后才意识到它还没吃饭呢,我也记不清当打开箱子时它到底是什么状态了,我只记得箱子打开的同时姐姐近乎哭腔的颤音:“怎么会这样了啊?”无论怎么把饼干和水递到它嘴边,它都是一副衰弱虚脱的样子,眼睛几乎睁不开,脑袋断掉似的耷拉着。我甚至开始抽自己嘴巴并大喊“都是我的错”。下午上学的时间到了,姐姐的同学来找,我俩红着眼一起出门,同学好奇地看着我们:怎么啦?被爸妈训啦?我俩不说话,只是默默地抽泣。

放学了,迫不及待地回家,打开箱子,它依旧在那里躺着,只是没有像我期望的那样侥幸挺过来,而是永远走了。

老爸回家照常问起它,我又哭了。10年后。

某日屋外下着雨,雨不大不小,但下得很透,淅沥沥持续好久,老妈说院子里有一只麻雀,貌似被淋下来的,飞不动了。

我一个激灵,迅速爬起来,果然,一只全身湿透的麻雀很狼狈,见到我过去了被吓到飞起,只不过飞不起来,像只笨鸡一样扑腾。我轻轻抓住它,夏日,它身体很凉,我用纸巾包裹住它,轻轻吸水,又拿出吹风机,热风最低档,轻扯一只翅膀至扇面形吹。

10分钟后它身体干燥了,也貌似恢复了些精神,因为开始有力气挣扎了。

拿出纸箱子,把它放进去,这次的空间大多了,盖上盖子,留一条缝隙,顺着缝隙我偷偷观察它。果然,它完全无视箱子底满是金黄色小米,眼神中透出的只有警觉的冷漠。过一会儿,隔着箱子我听到里面发出有节奏的叨米声,我笑了,悄悄靠近,快速开箱!它迅速停止,我看着它,它望着我,好似在用眼神回复:没事,我不尴尬。

它是只成鸟,是已经在大自然摸爬滚打过的大麻雀了。

次日,天很好。我拿出它,来到院子。抬起手还未来得及张开,它便顺滑而出,只不过是手掌的正面挣脱而出,迅速且轻松,直朝着阳光飞去。我望着它奋力扑腾的翅膀和保持平衡的尾羽,心里轻轻地说了声:麻雀,我不再养了。

说媒

□雨娃儿

我妈爱当媒人,见到合适的单身男女便想把人家往一块儿捏。

20世纪70年代初,走路全靠两条腿儿。我妈给孙姨家的女儿燕红介绍了城西中学老师小刘。那天,我妈步行六里路到孙姨家将小刘情况说了一下,又走去十里路外的中学跟小刘谈了一番燕红的条件。双方都满意,便约好周末在我家见面。

那天小刘骑了一辆半旧黑色大金鹿自行车,人也神气了许多。在我家谈了半小时后,燕红说,要去邻村同学家坐坐,便起身离开了。我妈问小刘,对燕红满意不?小刘点头答应。我妈说,不能马上问女方,应给人家两天时间打听男方情况,给她足够的思考余地。隔了两天,我妈又动用她的11路,去了燕红家询问女方意见。回来后,她脸上乐开了花,双方都满意。我妈虽然累得腿都快跑不动了,她还是直奔小刘学校,通知小刘,燕红同意跟他继续处,并转告,下周日中午十二点,百货大楼门前见,不见不散。

燕红早早到了百货大楼,眼瞅十二点到了,迎面驶来一辆黑色半旧大金鹿自行车,燕红见大金鹿没停下来的意思,她紧跑两步“嗖”一下,便跳到了后座上。行了二里地,燕红见小刘不吭声,便问,咱这是到哪里去呀?吓得骑车小伙子猛回头,燕红一看,不是小刘,自己只认车没细看人。羞得燕红跳下车一路疾跑,回到百货大楼一看,小刘刚到呢。原来,小刘学校有事,耽搁了十几分钟,那辆大金鹿是小刘借同学的。

在那个通讯不方便的年代,不仅媒人跑断腿儿,男女双方也闹出不少乌龙来。

说破嘴儿,磨破鞋底儿,我妈都不怕,我妈就担心见面后一方不同意,另一方却倾了心,媒人如何回话儿,这是难为人的活儿。

我妈做媒人有“媒德”,她若不是思量再三,觉得两人般配,是不会轻易介绍的。当媒人责任大,结婚后两口子吵架闹离婚了,也回头找媒人;更别说订婚再退婚的,媒人更是麻烦大了,不仅要负责要彩礼,还要负责断情债。

我妈一边吐槽再也不管闲事了,一边有合适的又帮着牵线。好在后来,代步工具不断升级,公交系统也建设了起来,我妈再不让腿跟着受委屈了。电话普及后,我妈更省事了,多数时候坐在家中打电话。

这几年,找我妈介绍对象的人少了很多,网络社交工具让大家认识朋友的途径多了,几千里地的陌生人靠网聊都能走进婚姻,而且网络相亲平台发展迅速,传统相亲模式受到了不小的冲击。

我和我妈聊起这些,她“哼”了我一声,说,你知道啥,我现在遇到合适的,也介绍,把微信号告诉对方,让两人微信聊呗。觉得合适便线下约,觉得不妥便拉黑对方。至于两人日后订婚,结婚,统统不需要媒人经手了。甚至交往过程中出现差错,或婚后过不好,也不找媒人麻烦了。我妈说,现在媒人好当,问个微信号即可。

我妈七十多岁了,后来催我把她的老年机换成智能机,我妈说,她老给人家传微信号,自己都搞不清微信是个啥东西,得学。

